



造印庵素同三海上

魯迅書簡

丙種實價壹圓八角

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

編印者

許廣平

發行者

三閒書屋

總代售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第四三六號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目次

一九二三年

覆 李庸倩	九月廿四夜	一
寄 許季市	十二月十夜	四

一九二六年

寄 陶璇卿	五月十一日	六
-------	-------	---

一九二七年

答 臺靜農	九月廿五日	七
-------	-------	---

一九二九年

覆 章素園	三月廿二夜	九
覆 陳君涵	六月廿一日	一二
覆 李霽野	七月八夜	一四
答 王余杞	十一月廿六日	一七

一九三〇年

覆 李秉中	二月十八日	一八
覆 王喬南	十月十三日	二〇

一九三一年

寄 章素園	二月二日	二二
-------	------	----

一九三二年

答 內山完造……………二四

覆 許欽文……………三月廿八日……………二七

一九三三年

寄 黎烈文……………五月四夜……………二八

答 徐懋庸……………六月廿一日……………二九

覆 胡今虛……………八月一夜……………三一

覆 徐懋庸……………九月廿日……………三四

答 曹亞丹……………十一月廿五日……………三六

答 Y……………十二月十九日……………三七

一九三四年

覆 鄭西諦……………一月十一夜……………三九

答 臺靜農……………三月廿七日……………四一

答 張小青……………四月五日……………四三

覆 姚克……………四月九日……………四五

答 李霧城……………四月十九日……………四六

覆 楊霽雲……………五月十五日……………四八

覆 王思遠……………五月廿四日……………五一

覆 鄭西諦……………六月二夜……………五三

答 樓煒春……………六月廿四夜……………五六

答 唐 弢……………七月廿七日……………五七

一九三五年

寄 Y Z	十月廿一日	五九
覆 沈振黃	十月廿四日	六〇
覆 寶隱夫	十一月一夜	六二
覆 吳勃	十一月九夜	六四
給 母親	十一月十八日	六六
寄 陳鐵耕	十二月四日	六九
覆 楊霽雲	十二月十八日	七〇
覆 金肇野	十二月十八夜	七二
答 李樺	十二月十八夜	七三
覆 唐訶	一月十八日	七五
覆 黃河清	三月十六夜	七七
答 徐懋庸	三月廿二日	七九
答 顏黎民	四月二夜	八〇
覆 曹聚仁	四月十日	八二
覆 顏黎民	四月十五夜	八四
覆 劉軍 情吟	四月廿三日	八六
覆 羅清楨	五月三日	八八
答 賴少麟	六月廿九日	八九
覆 唐英偉	六月廿九日	九一
覆 劉軍	八月廿四日	九二

覆 × ×	九月十二日	九四
答 蔡斐君	九月廿日	九六
答 周劍英	十二月十四日	九七

一九三六年

覆 鄭汝珍	二月十日	九八
覆 夏傳經	二月十九夜	九九
覆 曹聚仁	二月廿一日	一〇〇
覆 徐懋庸	二月廿一日	一〇一
覆 許粵華	三月廿一日	一〇二
答 曹 白	三月廿六夜	一〇三
寄 吳朗西	五月四夜	一〇五
答 曹 白	五月八日	一〇六
答 時 玳	五月廿五日	一〇七
給 母 親	七月六日	一〇九
寄 王冶秋	七月十一日	一一〇
覆 沈明甫	八月十三日	一一二
覆 楊霽雲	八月廿八日	一一三
覆 湯詠蘭	十月六日	一一六
答 曹 白	十月十五夜	一一七
答 臺伯簡	十月十五夜	一一九
給 內山完造	十月十八日	一二〇

庸清兄：

回家必看見來信。徐幼漁先生的信，已經寫出了，我現在也難料結果如何，但取在這並非生此問題的事，何妨隨口便，暫且聽其自然。

關於我這一方面的推測，並不算對。我誠然總要幫過幾回忙，但若是是一個有力者，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，或者同其不算是小事，現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幫忙者，其原因即在我之無力，所以這是無效的回數多。即使有效，也算什麼，都可以毫不放在心裏。

我恐怕是以不好見家出名的。但也不盡然，我所怕見的是談不來的生客，就識的不在內，因為我下以不必裝出陪客

的態度。我這裏的文章不多，我喜歡寂寞，又憎惡寂寞，所以有青年曾來訪問我，很使我喜歡。但我說一句真話罷，這大約^也未嘗是渴的，就是這人如果以為是，我便發生一種悲哀，怕他要^入我一類的命運；倘若一見之心，覺得我非其族類，不復再來，我便知道他較我更^有希望，十分放心了。

其實我何嘗坦白？我已^在極細微的細微裏連而不融了。我很憎惡我自己，因為有若干人，或討厭我有錢，有名，有勢，或討厭我墮落，死亡，而我偏^氣做有名有勢，又不滅不止，對於各方面，都無以報答盛意，年紀已^在如此，恐將遂^以此終。我也常想到自殺，也常想殺人，然而都不實行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。現在仍然^以對於厭我得意^的便拉^了幾分錢給他看，對於厭我滅亡的^也用些，以免他再費機謀。我不大願意使人

失望，所以對於愛人和世人，都願意有以歸之，亦即可以慰之，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。

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，我極憎惡他，想除去他，而不可得。我雖然竭力遮蔽着，總還恐怕怕何人，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感到悲哀者以此。

然而這些話並非要拒絕何人訪問我，不過忽然想到這裏，寫到這裏，隨便說，而已。你如果覺得並不如此，或者雖如此而甘心何人，或不怕何人，或自信不至於被何人，那可以以復來，而此敲門也不必如此心。

抄

芳夜

季市兄：

前見校刊，知兄已通辭呈，又患失眠，此信本該不作，然實無奈，故寫此以待，因同待呈兄言兄當以明日到京也。

此次教部裁員，他司不知，君在社會司，創辦事為之月日：

其來辦事者皆去矣，留者之徒，第僅于若新好或偶欠其面，而平時則杳然，如此，則天下事可知也。復次之胡階，當在附序機關，第因此始為子佩憂，現在年數勞瘁皆不論，更有何可

說。前同女師校有要註冊者之言，而位尚虛，殊欲切為子佩
憐之，但不知久在辭中，尚了為不？倘了，並且無他靈礙，
以此為託也。

地上講稿一卷，明已完，此亦僅清代七編耳。然上卷已什排
印，下卷則起州將完，擬以明年二月間出。此初稿頗有誤，
本不須復定，但先已俱定，故不申正耳。已印者日內可裝成，
其時寄上。

牙樹人上

十二月十一日夜

陈师先：

给我画的象，这几天侥幸得到，去取来了。我觉得画得很好，我很感谢。

那洋铁筒已经封作三段，因为外面有布，所以便耳还相连，但都接得很扁。现在在利下压了几天，平直了，不过画面上仍有磨擦的地方，微黄白，如果用照相机，或者看不出来。

画面上有胶，嵌在玻璃框上，不知道泛潮时要脱位否？应该如何垫衬才好，任中请示知。

鲁迅

五月廿六

静农先生：

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。信催到致李农先生，我感谢他的好意，为我，为中国。但我很抱歉，我不愿去以此。

诺贝尔奖金，当然越自然越好，我也不配，要拿这笔钱，还欠努力。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，他们得不到的。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，我那里做译出来，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。

或者我所便宜的，是我是中国人，靠着这，中国两个字，那麽，与陈仲章在美国做，几门理财学，而得博士，这真了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，瑞典最好，是不要理我们，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，格外优待从宽，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与别国大

作家比肩了，結果怕很壞。

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，有些疲憊，有些頑固，以後
似有創作，尚在不可知之數。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，
對不起人；倘再寫，也許變了翰林文字，一言了款了。
這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路。

中央社出版部，在這里有信，但信箋似乎不多。讀書的
人，多半是看時勢的，去年郭沫若書頗行，今年上半年
我的書頗行，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。前今不的也
行了一時。
這裏的書，要作者親到而問才好，就如江湖上賣膏藥
者，必須將老膏吊掛在旁邊似的。

還有一些壞了，得等季鈞信中，不數日。

（全）と

九月二十九日

素園兄：

二月十五日給我的信，早收到了。這封信先前有一封信未寄。因為信件多了，一時手從措手，一擱，便全部擱下去了。連幾個新朋友的信，也擱在內。這是很对不起的，但一事也因為各種事情由形太多，一時无从说起。

關於Y. O. K. i. 的兩信，我想將來佳稿來全在「奔流」十期上。那紀念冊不知道見了沒有，我想看，不妨，譯是不下的。即如你所譯的靈民論記兩期奉那篇，是譯起來很費力的硬性文字——這篇我已以日文重譯，給「奔流」月刊，但至今未印出——我勸你要首先使身體好起來，倘若放廢，要寫字了，至多也只好譯：其花鳥上兩載那樣的短文。

我所譯的T. i. M. 篇幅並不多，日譯是單行本，但我想且不去牠。L. 送有一篇論W. Hausenstein的，覺得很好，也許將來譯牠出來，寄出一本。

上海的市民是在看「同天同地」(現在已到「毫厘出世」)和「封神榜」這些舊戲，新戲有「英雄本色血崩」(你看怪不怪?)，有些文學家是在傳革命文學。對於魯迅先生，去年似乎有許多人要譯他的著作，現在又不聽見了，大約又冷下去了。

你說奔流「給外國文學」不錯，我也知道這意思，所以每期總要放一兩篇。^(譯文)但讀者却最討厭這些東西，要看小說，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，不費心思的。所以這里有些書店，已不收翻譯的稿子，創作倒很多。不過不知道怎樣，我總看不下去，覺得將這些工夫，看外國作品，所得的要多得多。

我近來總是忙得看書未務，翻譯，校對，見客，一天都被零碎事佔去了。從濟南送來定的，自從走出北京以來，沒有寫過。至于「新生活」的事，我自己是川島到廈門以後，才聽見的。他見我一個人在高樓上，很駭異，聽他的口氣，似乎是在廈門都在傳說，說我搬了家，許同住在廈門了。那時我很憤怒。但也隨他們去罷。其實呢，異性，我是愛的，但我一向不敢，因

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，深思后设了对于。然而一到爱起来，气起来，
是什麽都不管的。后来到底在，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，便请她住在一
而屋子裏——但自然也有别的人。前年来滬，我也劝她同来，次
就住在上海，帮我做些校对之类的事——你看怎样，先前大放流言的人
们，也都在上海，却反而哑口无言了，这班蠢货，真是没有骨力。
但是，说到这里为止，疑问之虞尚多，恐怕大家都难以难于，十分肯定
的，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，究竟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罢。
不过我的「新生活」，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，做下圈，而苦于终
日伏案写字，晚上是打牌局，往睡不看，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，不
过也言爱下走，大约总还是在上海。

现在正在翻译 Lunacharsky 的

一平艺术论，约二百页，下月底

可也。

（五）

上

三月廿二夜